

幽 霊 の 轡



目 录

第一章	中邪.....	(1)
第二章	幽幽仙踪.....	(61)
第三章	似幻似真.....	(96)
第四章	疑窦重重.....	(142)
第五章	刀光剑影.....	(178)
第六章	探幽窥秘.....	(205)
第七章	丹湘遇青莲.....	(247)
第八章	离间之计.....	(288)
第九章	身在温柔乡.....	(315)
第十章	仙女门开基.....	(344)
第十一章	同流不合污.....	(395)
第十二章	宅第变屠场.....	(428)
第十三章	未雨先绸缪.....	(471)
第十四章	相偕谒师尊.....	(504)
第十五章	虚与委蛇计.....	(541)
第十六章	情动四幽灵.....	(577)
第十七章	群雄商决策.....	(634)
第十八章	桑木清门户.....	(681)
第十九章	挽救武林劫.....	(719)

第一章 中 邪

扬州豪富徐百万的大厅上，一共坐着四个人，除了徐百万本人之外，还有三个客人。

但伺候这四个人的丫头，却有八个。

其实，每个人面前的茶几上，只摆了一杯清茶，一盘细点。

四盘细点，没有人动过，就是那极难喝到的雀舌香茗，也没有人喝过一口。

八个伶俐的丫头，都不停地转动着目光，希望能找点事情，表现一下善伺人意的殷勤，只要有人喝一口茶，她们立刻会替你加添上那滚烫的开水。

可惜，八个人却很失望。

能到徐百万这里作客的人，至少要在扬州地方上有点声望、身份才行。

事实上，这三位客人，也是扬州的大人物。

第一位，青衫长髯，乃是名满八府的儒医叶天垚。

他不但医术精湛，而且，还有很好的学问，被誉为八府第一名医。

第二位四十多岁，面如锅底，浓眉环目，身躯修伟髯绕颊，是扬州龙威镖局的总镖头，铁掌罗刚。

这人不但练成一双铁掌，力能碎石开碑，而且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江湖上的阅力，丰富异常。

第三位是徐百万府上的护院教师谭长风。

那只是一个三十四五岁的人，中等的身材，平庸的面貌，看上去并不起眼，但他却是徐百万重金礼聘来的高手，也极得徐百万的看重。

像徐百万这样的豪富，自然要请一个一流的护院武师。就算是花银子，也是在所不惜，因为徐百万有太多的银子。

在一次很秘密的比武征选之下，谭长风力败十三位高手，得到徐府总教头的职位。

徐百万亲自看过了那次比武的情形，对谭长风的武功，十分佩服，所以，对这位总教头，也有着一份特别的敬重。

这谭长风身怀绝技，偏偏又长得貌不惊人，瘦瘦小小的，看不出有什么特异的地方。

四个人的面色都很严肃。

徐百万缓缓站起身子，手一挥，八个下人，一溜烟退了出去。

搓搓手，徐百万满脸惶急的说道：“天望兄，你的医口到了医死人，肉白骨的能耐，难道对犬子的病势，真

不了么？我不在乎银子，花多少银子，我都愿意。”

天望轻轻吁一口气，道：“徐兄之言，未免见外了，某人和徐兄这份交情，兄弟如是能尽心力，岂有推辞之小弟已然尽了心力，实在查不出徐少兄的病源，无法下

徐百万不停的搓着双手，焦急之情，溢于神色之间，但

他仍然尽量的使声音保持着平和说道：“天望兄，你知道，兄弟就此一子，无论如何，要请天望兄成全了他。”

叶天望沉吟了一阵，道：“徐兄，兄弟不敢妄自菲薄，我的医道，放眼当今世界，也很难找出三五个人来，不过，令郎生的不是病。”

徐百万道：“不是病，怎么一直昏迷不醒？”

叶天望苦笑一下，道：“至少，兄弟无法找出病源。”

铁掌罗刚皱皱眉头，道：“叶大夫，你说徐公子生的不是病？”

叶天望点点头，道：“所以，要罗兄多多费心了。”

罗刚道：“我！”

叶天望道：“徐公子昏迷了已有半日一夜不醒，天望又查不出其病源，可能是伤在了江湖人物的手中。”

谭长风突然接道：“叶大夫，如是徐公子伤在江湖人物手中，也会留下伤痕才是。”

叶天望沉思了一阵，道：“谭教头查看过徐公子的病情了？”

谭长风道：“查看过了，徐公子绝不是被人点了穴道，而且，也非为暗器所伤，是不是中了什么奇毒？”

叶天望抬头望着屋顶，出了一阵子神，端起面前的一杯茶，喝了一口，道：“不是！如是中了毒，定会有中毒的征兆，就算极为细小的淬毒暗器，天望也自信可以看得出来。”

罗刚道：“大夫，这就叫我罗某人想不明白了，他既不是中了毒，又不是被人点了穴道，怎会如此昏迷不醒。”

叶天望又陷入沉思之中，显然，他内心之中，还在思索着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既然说出来，又有着很难启齿的感觉。

经过了一阵深思熟虑之后，还是说了出来，道：“天望不是江湖中人，我涉猎庞杂，想起了一些有关江湖人物的传说、记述。”

徐百万道：“天望兄只管请说。”

罗刚道：“叶大夫对江湖上的事，也很熟悉么？”

“不！”叶天望轻轻一拂长髯，接到：“天望兄只是从几本和医道有关札记上，看到了这一种的传说。”

谭长风道：“大夫慢慢的说吧！”

吁一口气，叶天望缓缓说道：“在江湖上有一种移魂大法的传说，不知道罗总镖头和谭教头听过没有？”

谭长风脸色一变，道：“听过，难道徐公子是伤在了移魂大法之下。”

叶天望缓缓站起了身子，道：“徐兄，对令郎的病情，天望很惭愧无能为力，也许罗总镖头和谭教头能为徐兄分忧，兄弟先告辞了，徐兄如觉着还需要兄弟之处，但请派人招呼一声，兄弟即刻赶来。”

迳自举步向外行去。

徐百万虽然处于惶惶无依之中，仍然保持了礼，起身送到了厅外，道：“天望兄好走。”

望着叶天望远去的背影，谭长风缓缓道：“罗总镖头足迹遍天下，见闻广博，可瞧出一些蛛丝马迹么？”

罗刚道：“叶天望果然不愧是一个饱学的儒医，对这等江湖上的秘闻传奇，竟然也能知晓。”

徐百万习惯的搓着双手，道：“罗兄，江湖之上，真的
有这种怪事么？”

罗刚道：“有！不过，这也只是一种传说，我可没有见
过。”

徐百万道：“好！好！既然找到了病源，就该有疗治之
法，罗兄，你多帮忙，不管要花多少银子，我都不在乎。”

罗刚的黑脸上，泛现出一片尴尬之色，道：“徐兄，江
湖上只有这么一种传说，但它只是传说吧，老实说，兄弟从
来没有遇见过这种事情。”

徐百万道：“这么说，罗兄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罗刚道：“是的！在我二十多年行走江湖的经验里，从
来没有遇上过这样的事情。”

谭长风道：“如若徐公子真的是被江湖人物所算计，他
们应该有一个目的才是呀？”

徐百万道：“他们目的何在呢？如是要钱，也该派人来
通知我了。”

谭长风道：“东主，昨天下午公子受到了暗算，现在，
天还未过午时，照一般江湖中人的习性，今天，他们该有消
息来的，至迟，不会超过明天。”

徐百万叹口气，道：“长风，快一天一夜了，宝玉一直
没有醒过，没有说一句话，没有喝一口水，我担心他有些撑
不下去。”

谭长风道：“这个，这个……”

罗刚突然道：“如若少兄真是受到江湖人物暗算，咱们
可以找他们去，最好，把陪公子的书僮找来，我再问问

他。”

徐百万突然提高了声音，道：“把喜儿给我叫来。”



喜儿，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孩子，应该是充满着青春、快乐的年龄，但现在，他却是形容憔悴，一脸愁苦之容，看样子，大概自从公子遇险晕倒之后，他一直没有睡过。

他畏怯的行到了徐百万的身前跪了下去，脸上是一片莫可奈何的痛苦，道：“老爷！喜儿叩见。”

徐百万冷哼一声，道：“你和公子走在一起，怎么晕倒在那里的不是你呢？”

喜儿道：“我！我……”

罗刚道：“徐兄，我们必须问明详细的内情，不要吓着他了。”

徐百万冷哼一声，道：“好！那就请罗兄问他吧！”

罗刚轻吁一口气，道：“喜儿，你起来；不需害怕，要据实回答我的问话。”

喜儿站起身子，缓缓行到了罗刚的身前，躬身说道：“见过罗爷。”

罗刚笑一笑，道：“不要多礼，少爷是怎么晕倒的？”

喜儿道：“昨天，少爷带着我一起去游仙女庙。”

罗刚道：“仙女庙，这几天正是庙会之期，听说赶庙会的人很多。”

喜儿究竟还未脱孩子气，说到庙会，脸上立即飞起了一抹神采，道：“是的，罗爷，那简直是人山人海……”

罗刚经验丰富，心知只有言语逼迫之下，他才会说出内情，当下接道：“徐少爷就在那人山人海中晕下去。”

“不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喜儿的脸上，突然泛现出了惊怖之色，顶门上泛出了冷汗，竟然接不下去。

徐百万怒道：“混帐东西，不是看到了一个人么？为什么不说下去。”

喜儿惊惧的摇着头，道：“不……不是人……”

这一下，倒叫徐百万震惊了，拍一掌在木案上，道：“不是人是什么？”

罗刚道：“徐兄，请暂息怒火，你这样怎能问出内情，需知其中的经过，如若有得一点差错，就会有很大的谬误。”

徐百万道：“是，罗兄请问，兄弟不再插口就是。”

罗刚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变得温和，道：“喜儿，那么多赶庙会的人，总不见会出现一个女妖怪吧！”

喜儿摇头，道：“也不是妖怪，我和少爷进了仙女庙，看到了一个仙女。”

在座三人，都听得为之一呆。

徐百万口齿启动，但他忍了下去，没有出声。

罗刚道：“仙女庙中，自然有很多的仙女塑像，进入庙中的人，自然是人人可以看到了。”

喜儿道：“不，不是塑像，是活的仙女。”

罗刚怔了一怔，道：“活的仙女，喜儿，你没有看错吧？”

喜儿道：“是真的。”

罗刚道：“那是有很多人看到了？”

喜儿道：“不是，只有我和少爷看到了。”

罗刚有些迷惘了，笑一笑，道：“说明白一些，那个仙女庙中，不是有很多人么？”

喜儿道：“我和少爷到了仙女庙的后院，看到了那个仙女，衣服、面貌，都和殿中的塑像一样。”

罗刚呆了一呆，道：“哦！那么以后呢？”

喜儿道：“少爷追上去。”

罗刚道：“你为什么没有追去呢？”

喜儿道：“我本来想追去的，但少爷不许我跟去。”

罗刚点点头，笑道：“喜儿，说下去，以后，又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喜儿道：“少爷进入了一座跨院之中，发生些什么事，我没有看到，我找去的时候，少爷已经晕在了地上。”

罗刚道：“那里没有别人？”

喜儿道：“没有，仙女庙大殿后面的跨院，本来是禁止游客进去的，我和少爷溜了进去，那里很幽静，除了那个现身的仙女之外，再没有见过别的人，后来见少爷晕倒在地上，我吓坏了，背着少爷出来，就雇了一顶轿子奔回府中。”

徐百万忍了又忍，实在忍不住，说道：“喜儿，你昨天回来，为什么不讲清楚呢？”

喜儿道：“回老爷，小的一直想说，但老爷一直在发脾气，小的实在没有机会说明详细的经过。”

徐百万想了想，叹道：“好！你下去吧！”

喜儿转身行了几步，又回过头来。道：“罗爷，我想，

我想少爷……”

少爷了半晌，竟然接不下去。

罗刚接道：“喜儿，说下去，少爷怎么样？”

喜儿道：“少爷追逐仙女，一定中了邪。”

徐百万道：“你胡……”

说了两个字，突然住口。

原来，他想一想，觉着喜儿不会说谎，此事确也有些诡秘莫测，心中对那仙女现身一事，也有些犹豫起来，不敢再胡乱发作。

一直很少开口的谭长风，突然笑一笑，道：“喜儿，快去吃饭，再睡个午觉，养好了精神，下午带罗爷和我到仙女庙去瞧瞧。”

喜儿的脸上又现出惊怖之色，道：“我不敢再……”

谭长风接道：“不要怕，有罗爷和我陪着你。”

喜儿无可奈何点点头，举步而去。

大厅中，只余下徐百万、罗刚和谭长风。

徐百万搓搓手，叹息一声道：“罗兄，难道那仙女庙的仙女，真的会在白昼现身么？”

罗刚略一沉声，道：“徐兄，我罗某人走了几十年江湖，耳闻目睹过不少稀奇、古怪的事，但仙女现身的事，倒是第一次听到。

谭长风道：“那么，你也歇息一下吧！下午，我和罗爷勘查现场之后，也许能找出一些线索来。”

徐百万道：“~~谭~~教头，我也去。”

谭长风道：“好！”



正值庙会期中的仙女庙，的确是十分热闹，四台大戏，一班马戏，百数十种的杂耍，当真是应有尽有，无所不包。

这仙女庙的庙会一连三七二十一天，四乡景从，有远从数百里外赶来的人，临时搭建的草舍篷帐，绵连了数百里之长，果然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徐百万换了一身很普通的衣裳，罗刚和谭长风，也穿的一般村汉的衣裳。

这是谭长风出的主意，他觉得，如要真想在这里查出一点什么，必须要隐密身分。

徐百万是扬州的首富，名气大得很，但真正见过这位大富豪的人，却是不多。再加一身普通村民衣着，竟是没有认得出他。

倒是罗刚，修躯虬髯，扬州地面上，确有不少人认识他，所以，罗刚经过了一番易容。

在喜儿领路之下，三个人先进了仙女庙的大殿之中。

谭长风低声说道：“喜儿，你和公子看到的是哪一个仙女？”

喜儿道：“站在左边的第一个。”

谭长风仔细看去，只见居中而坐的九天玄女神像，金身凤冠，塑像端庄，但分站在她两侧四个女婢，却是塑造得十分娇丽。

左首第一个婢女，身着粉衣裙，眉目如画，嘴角间还微微带着笑意。

徐百万低声道：“喜儿，你没有瞧错吧！真的和这塑像一样么？”

那神像高可及人，栩栩如生。

喜儿道：“没有瞧错，我虽然只看了一眼，但瞧得十分清楚。”

谭长风道：“喜儿，带我们到公子晕倒的地方，记着，一定要走原路。”

喜儿点点头，绕向大殿旁边一座侧门行去。

谭长风道：“罗兄请保护徐东主，我跟着喜儿。”

其实，徐百万已加快脚步，紧追在喜儿的身后。

穿出侧门。果然有一块屏风，上面写着“静修内院，游客止步”。

喜儿轻车熟路，绕过屏风，迳向前行去。

谭长风举步一跨，人已越过了徐百万，紧随在喜儿身后。

屏风后是一座小小庭院，有一座月形圆门，向后院通去。

这时，一个身着蓝布裋褐、白发萧萧的老妇人，正坐在一张木椅上，在闭目养神。那木椅就挡着圆门正中。

喜儿回顾谭长风一眼。低声道：“谭爷，那一天，这里没有人看守。”

谭长风道：“走！咱们进去。”

当先行向圆门。

那老妇缓缓睁开双目，道：“各位，后院是本庙中的女弟子静修之处，一向谢绝香客。诸位要卜财求子，请到大殿

随喜。”

谭长风答非所问的道：“老夫人是这仙女庙中的……”

老妇人道：“洒扫、作饭、打杂的老妈子。”

徐百万道：“贵庙可有住持？”

他虽着村民衣装，但言语之间，仍不失他扬州首富的气派。

老妇人的眼睛，似是已经老化，伸着头打量了徐百万一阵，道：“庙会之期，住持一早都到了大殿接待香客，施主请到前殿寻找她吧！”

谭长风笑一笑，道：“咱们是远道而来，随缘观光，还请老夫人行个方便。”

老妇人摇摇头，道：“大爷多多原谅，老身职司有关，不便破例。”

谭长风道：“这么说来，这仙女庙内院是一处禁地了。”

老妇人道：“四方随喜的地方，说不上禁地，但后院却是女子静修之处，诸位都是大男人，入内实有不便，但如稟明住持，由她陪同诸位，也许可行……”

谭长风冷笑一声，接到：“老夫人既是不肯方便，咱们只好闯进去了。”

身子一侧，人已由那老妇人身侧滑了过去。

喜儿一低头，也窜了进去。

老妇人急急伸手拦阻，却挡住了徐百万。

罗刚左手一伸，有如一道铁栅般挡住了那老妇人，徐百万举步而入。

老妇人急道：“你们这算……”

罗刚冷冷接道：“咱们来查一件案子，老夫人不用大惊小怪。”

老妇人还想呼叫，徐百万却递过来一块银子。

那是一块至少有五两重的银子。

这老妇人的眼睛虽花，但对雪白银子却是看得清楚，呆了呆，伸手接过，又坐在了木椅之上，闭上双目。

喜儿带着三人行在一条红砖道上，只见两侧的都是青砖墙壁，每隔一段，都有一个圆型小门，似乎是不不少的跨院。

喜儿转动，在一座小月门前停下，道：“就是这座跨院，公子就是晕倒在这小院的庭阶之上。”

谭长风举步而入。

小院幽静，种植了不少的花木，微风带来了扑鼻的花香。

小院有两侧房舍，一正一厢。

喜儿指着厢房前面两道石级，道：“公子就是倒在这里！”

谭长风哦了一声，踏上两层石级，一伸手就推开了厢房木门。

幽静的小室，简单的布设，一桌一椅之外，别无长物。

谭长风锐利的目光，四顾了一眼，摇摇头，道：“东主，没有人！”

徐百万道：“喜儿，这庙中跨院不少，你没有看错吧？”

喜儿道：“小的记得十分清楚，不会看错。”

徐百万道：“看看这房。”

罗刚一直站在门口没有进来，闻言一个转身，向上房扑去。

上房的木门呀然而开，一个二十一二岁的布衣少女缓缓行了出来。

罗刚停下了脚步，谭长风、徐百万也行入了院中。

徐百万道：“喜儿，是不是她？”

其实，他早已瞧出不是，这少女布衣荆钗，打扮得很朴素，而且，貌仅中姿，和那殿中彩衣悦目、貌美如花的仙女相比，实有云壤之别。

喜儿摇摇头，道：“不是！”

罗刚道：“姑娘。”

布衣少女合掌躬身，道：“小女子法名妙喜。”

罗刚道：“妙喜姑娘。”

妙喜道：“不敢当姑娘之称，我已是方外之人。”

罗刚道：“你衣着非僧非道，倒叫人瞧不出你的身分。”

妙喜道：“薄命弱女断肠人，带发入仙门，承住持慈悲，已收为名下弟子。”

谭长风道：“妙喜姑娘一直在此跨院中静修么？”

妙喜道：“是，我入仙门不久，在此已坐禅半年。”

谭长风道：“妙喜姑娘既在此院静修，想必已见过那位仙女了。”

妙喜道：“仙女？”

喜儿道：“是！就是那个穿着粉红衣裙的仙女。”

妙喜道：“此庙称为仙女庙，仙女在大殿之上，至于在

这后殿静修的，都是凡俗之人。”

谭长风冷冷说道：“咱们找的是那位能蹦能跳、假扮仙女形貌的人。”

妙喜摇摇头，道：“我是凡胎俗女，从来未见过仙女行踪。”

徐百万皱皱眉头，道：“妙喜姑娘前天可在此院？”

妙喜沉吟一阵，道：“前天不在。”

谭长风道：“那真是巧得很呀！”

妙喜道：“每月逢七听经，前天好像正是七月初七，每月除此三日外，小女子都是在此院静修。”

她说的合情合理，天衣无缝，谭长风等颇有着无言以对之感。

徐百万忍不住道：“前天，犬子就是在此院受人暗算，姑娘可曾听过？”

妙喜合掌道：“妙喜听经归来，听过此事，说有一位公子在此晕倒，后来被人救走，想不到就是施主之子，妙喜不在，未能相助施救，还望施主海涵一二！”

这番话入情入理。既不否认事实，却又把事情推得一干二净。

不过，这番话，也表现出了她的伶俐的口齿。

罗刚两道目光盯注在妙喜的身上，瞧了一阵，微微一笑，道：“妙喜姑娘，好好人家不作，怎会跑来仙女庙中带发修行起来？”

妙喜道：“前世冤孽今世报，小女子自有苦衷，大爷就不用多问了。”